



梅孟化離

(一) 逐漸淡化

馮耿光家發生空前詐財殺人，梅蘭芳險遭殺身之禍，如此血案，引得京城一片嘩然。然而，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深藏在「金屋」的孟小冬卻全然不知。

隔了兩天，還是老保姆秦媽買菜回來談起。她也是聽人家說的，就在不遠的東四九條，有個人頭掛在那裡，看的人裡三層外三層，被砍頭的還是個大學生哩！孟小冬和馮總裁的小姨子聽了秦媽的一番敘說，頓感毛骨悚然，張著嘴，舌頭都快伸出來了，嚇得半晌說不出話。馮家小姨說：「就在我們家胡同口，我要回去看看。」孟小冬也說：「還是妹妹膽子大，你就去看看吧，快點回來。」

本來梅蘭芳二夫人福芝芳早已知道自己丈夫在馮耿光一些人的撮合下，和孟小冬已別築外室，但她城府很深，半年多來，竟能不動聲色，緘口不提此事，對梅的一切外部活動，仍如往常一樣，不加干涉，安心主持家政，只在心裡暗恨馮六。這次她見馮宅發生人命血案，丈夫差點丟了性命，這一切又都是為了孟小冬這個小妖精惹的禍，於是找到了攻擊的藉口，大做文章，吵鬧不休。梅蘭芳再也無法隱瞞，只好滿臉陪笑，好話多說。

另一方面，社會上一時也鬧得風風雨雨，流言四起，種種緋聞，撲面而來。甚至竟有一些小報還為那個被斬首示眾的青年鳴不平，說什麼孟小冬本來就是這個青年的未婚妻，郎才女貌，年齡相仿，十分般配，都是已有妻妾的「某某伶人」插了一足，奪人所愛。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尤其這種緋聞偏偏又出在大名鼎鼎的梅蘭芳身上，本來就有一些圈內想看笑話的人，當然乘機抓住不放，攻擊一點，不及其餘。有些商家產品做廣告，也借此事件進行諷刺調侃。如「梅郎雖無恙，張三枉死矣。」這是

一家鋼甲公司在替自己的商品「御彈馬甲」作銷售廣告。說張三倘購得鋼甲以自衛，縱置身於槍林彈雨中，也可以不死，奉勸諸君，欲購從速。

梅蘭芳不得不考慮周圍環境帶來的壓力，想想自己今後的路應該怎樣走。擺在面前的路不外乎有三條：第一，與孟分手。但考慮他們婚後還不到一年，彼此相愛，孟小冬在這件事上畢竟沒有什麼過錯，於心不忍；第二，保持現狀。外界輿論一概不予理會，至於名聲也就不多考慮了，躲進「金屋」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第三，逐漸淡化。這次發生的意外事件，畢竟是血淋淋的人頭慘案，所謂人言可畏，不能不有所顧忌；但「金屋」還不能丟失。不過「大本營」絕對應紮在無量大人胡同，即福芝芳夫人這邊。

經過權衡考慮，梅蘭芳選擇了最後一條即「逐漸淡化」的道路。因此這次馮宅血案發生後，他沒有馬上再去孟小冬那邊，而是首先設法消弭社會上一些對自己的不良影響。這時正好收到天津一位報界知名人士張繆子的慰問信，於是覆函一封，就便請這位張公申於公論，消除流毒。這封信於九月二十八日公開刊登在天津《北洋畫報》上。

（二）擅離金屋

接下來梅蘭芳除了不定期地接受一些演出任務以外，他的主要精力是投入「訪美演出」的準備工作。這一工作早在幾年前就已著手籌劃了，可以說是一項極其艱巨繁雜的系統工程，負責這項工作的總策劃、總調度為齊如山。在此之前，梅曾於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兩次訪日演出成功，這讓梅產生了訪美的念頭。不過日本和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中日同屬亞洲國家，中國戲劇與日本歌舞伎有著很多相似之處，日本人對中國京劇還比較容易接受，

但要讓大洋西岸的美國人接受陌生的中國傳統戲劇，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需要做大量的宣傳活動，同時更需籌集足夠的資金。別的不說，單是劇團二、三十人（已精簡）的旅費就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這一切，雖然有齊如山在張羅，但唱主角的畢竟是他自己。這樣梅蘭芳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向孟小冬解釋暫時不能多來「金屋」的原因。但是他們之間的關係還不能公開向外透露，也就是說，孟小冬還必須繼續過著與外界相對隔絕、金屋藏嬌的封閉式生活，這讓孟小冬多多少少產生了不滿的情緒。

剛開始，梅兩邊跑跑，她還能接受，那畢竟還能得到半個的他，半個也夠滿足了。現在倒好，每星期來一次也保證不了，有時半個月、一個月才露一次面。孟小冬已隱隱約約地感到蘭芳的態度日漸冷漠，即使他理由說得再充分，自己再粗枝大葉，也意識到梅蘭芳對自己的感情已經大大降溫了，或者說，這已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想到這裡，孟小冬頓有失寵之感，好像忽然從夢裡醒過來一般。目前這種若即若離的夫妻生活，其關係已意味著停滯不前了，停滯也許就意味著停止。

不久，又有一件事情使得孟小冬更加難以忍受。那是一九二八年春節過後，孟小冬突然收到一份由家人轉來的天津《北洋畫報》，上面登有一則消息：「梅蘭芳此次來津出演中原，仍寓利順德飯店。但挈其妾福芝芳同行，則係初次。福已截發。」這則消息是說梅蘭芳到天津演出，但帶著福芝芳一同出門還是第一次。福是一九二一年冬天嫁梅的，雖然原來也是京劇旦角演員，但自嫁梅以後即息影在家，六、七年來梅從未帶她一起出門演過戲，而且這時福身邊已有三個孩子牽絆，怎麼會有此雅興，夫妻雙雙同時出門走一回？孟小冬看完報紙萬分委屈，她認為這完全是做給她看的。越想越氣，雖然性格倔強，這時也不免悲從中來，暗自落淚。

孟五爺老夫妻起先見女兒回家，甚是歡喜，因為孟小冬自從嫁了梅蘭芳，很少回來，今年過年在家小住了幾天，剛過一個月，又回家了，所以十分高興。後見孟小冬悶悶不樂，抑鬱寡歡，猜想一定是因為那張報紙上的消息惹她不高興才回來的。孟五爺覺得這位女婿也有點過分，今年過年推說忙，來都不來一下。孟母也跟著嘮叨起來：「這倒好！沒有和他結婚前，冬兒唱戲家裡日子一點不愁，常有結餘。現在一點進賬也沒有了！還讓你受這番委屈，真是何苦？」孟父說：「前幾天王毓樓（老生王少樓之父）來談起，他姐王明華在天津病重，梅卻帶著福二到天津遊逛，連醫院都不去一下，真是無情無義！還聽他說，以前他姐姐未生病時，也常受他們的氣，他是梅劇團唱武生的，性情暴躁，有一次他性子上來，一怒之下捧起桌上茶壺就向梅蘭芳砸去，不想他躲得快，姚玉芙（二旦、梅的管事）替他挨了一下，鮮血直流。」孟小冬說：「我現在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孟五爺說：「有什麼不好辦的，他能去天津唱戲，你為什麼不能去唱？」換孟小冬得了父命，見母親也支持，便下了決心，準備出演天津。但她又覺得已快兩年未登台了，技藝不免有些生疏，即便再演，也須好好溫習，所謂「拳不離手，曲不離口」。現在連《四郎探母》的「吊毛」也不敢翻了，真可謂兩年不登台，刀槍拿不動，馬鞭也嫌重。去年鮑吉祥先生雖曾來舍指教過，後來也停了。現在立刻登台恐有閃失。孟五爺讓女兒暫時就住在家裡，每天用心排練，自己亦常督促指導。一面去信與天津聯繫演出場地，另外又找曾經合作過的雪艷琴商談能否再度合作。

雪艷琴，本名黃詠霓，回族，生於北京，是當時最享盛名的一位坤旦演員，有「坤旦領袖」之譽。她是王瑤卿的學生，比孟小冬大一二歲，脾氣也好。她們台上是合作夥伴，私下情同姊妹。不過她也氣孟小冬和梅結婚還向她保密，這次見孟小冬親自登門央求，聯絡感情，也就不計前嫌，答應和她一起去天津。

天津方面聽說孟小冬將要復出，而且主動要來天津，那正是求之不得，特別是主辦《天津商報》「遊藝場」的沙大風，更是竭力宣傳，大捧特捧，並闢「孟話」專欄，詩文不斷，竟稱孟小冬為吾皇萬歲。當時有位署名「斑馬」的人曾作打油詩一首，敘說此事，題目為〈讀商報遊藝場孟話感賦歪詩一絕〉：「沙君孟話是佳篇，遊藝場中景物鮮。萬歲吾皇真善禱，大風吹起小冬天。」（載天津《北洋畫報》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九日）這樣一來孟小冬天津之行未演先熱。本來那裡就有一批她的老觀眾，闊別兩年，盛況更是可以想見。因此登台之日，聲勢極盛，春和戲院連日爆滿。三天打炮戲為：第一晚，孟小冬與雪艷琴合演《四郎探母》並帶「回令」，堪稱旗鼓相當，珠聯璧合，第二晚演壓軸《捉放旅店》，而大軸則為雪艷琴之頭二本《虹霓關》；第三晚雪演壓軸《貴妃醉酒》，孟小冬以《失空斬》列於大軸。孟雪並掛頭牌相互謙讓，互演大軸。

孟小冬這次在津重登舞台，還吸引了不少外國友人前往觀曲，並到後台參觀訪問，對其女兒身扮演中國古代大丈夫頗感驚訝，覺得稀奇有趣，一再請她至西湖別墅（歐洲一些國家駐津辦事處）赴宴，當面向她討教中國戲曲表演藝術。在津演出期間，她下榻大華飯店，出入各種交際場合，均作男裝，不敷脂粉，落落大方，受到各界讚美。演期結束，又在津小住數日。當有人向她詢問與梅關係時，她一律不予回答。直到此時，梅孟婚姻關係尚未正式向外公佈，不過，那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了。

孟小冬擅自離開「金屋」，而且去了天津風風火火地演了十來天的戲，又在天津逗留數日；返北平後，仍回娘家居住。這一舉動，無疑是對梅的一種示威、反抗。

本來梅蘭芳帶著福夫人到天津演出，也並非存心要氣孟小冬，或許是福夫人提出順便跟著去天津旅行一趟，加上天津不遠，做丈

夫的，也就不好拒絕。他想不到小報竟會登出如此消息，無意中刺傷了孟小冬的心，更使梅想不到的是孟小冬竟然會用這種辦法針鋒相對地來報復他。弄得梅焦頭爛額，十分氣憤。他第一次嘗到了孟小冬的厲害，但也實在無法可治，此後孟小冬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連人都不回來了。梅蘭芳只好學著《御碑亭》裡的王有道，前往「孟家莊」接回了孟小冬，還被孟五爺話中帶「刺」地教訓了一番。

一九二八年九月下旬，梅的髮妻王明華在天津井上醫院病危，梅得訊趕到，孟小冬隨後亦趕至，晤及一面。王氏彌留之際，詢問在北平所預定的棺木有否運到，逝世後，梅急電將棺運津，次夕成殮，梅大哭失聲，王氏之兄弟及孟小冬等亦極感悲傷。梅親撰一聯輓之，聯曰：「三年病榻歎支離，藥灶茶爐，憐我當時心早碎。一旦津門悲永訣，淒風苦雨，哭卿幾度淚全枯。」

王氏夫人臥病已經三年，此次在津訣別，無日不風雨淒迷，王氏夫人亦苦命之人，梅哭多次，眼淚已乾；輓聯所云，倒也是真實心情的寫照。

梅在天津料理完王夫人的喪葬後，為了對小冬有所補償，這年的十一月下旬，乘去廣州、香港演出之機，背著福夫人暗中帶著小冬隨劇團一起前行，同往的有名淨金少山等。梅等一行人直到次年二月中旬方返回北平，歷經三月，期間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日子。這次孟小冬似乎感到十分愉快，從她一幅「修到梅花之孟小冬自滬北歸後最近造像」可以得到佐證。此行等於把她和梅的關係告白於天下，劇團裡上上下下少說也有三、四十人，如何封得住每個人的口？所以這次回到北平，梅孟的關係也就正式對外公開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六日天津《北洋畫報》登出一條新聞：「孟小冬業已隨梅蘭芳倦游返平，有公然呼為梅孟夫人者，適梅之訊從此證實。」

說來好笑，就在《北洋畫報》發表上述新聞之前一個星期，即二月九日，該報還登出一組孟小冬表情之形形色色半身小影如迎吻、送吻、斜睇、凝思等八幅玉照（分二期），同時還有一篇簡短文字說明（寫於「小影」之後）：「談起孟小冬，她現在哪裡？現隨何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恐怕正在問題、而不成問題之中。有的說已經做了『梅妻』。小冬蹤跡，據傳現在上海，然而現在本報竟得了她最近的妙影多幅，津門傾倒小冬的人很多，大可看看。然而也不過看看而已可也。至於她『迎吻』是迎誰的吻？『送吻』是送給誰？『斜睇』睇誰？『凝思』思誰？都在似乎可以不必研究之列，因為……」這一報導顯而易見是在故弄玄虛，其實他們對梅孟的婚姻關係早已經清清楚楚瞭如指掌了，不過擺個「噱頭」而已。

（三）赴美之爭

自從廣州、香港、上海等地回來以後的一個階段，梅孟之間的感情有所改觀，內務部街的「金屋」從此也不再神秘。梅赴美前的一些準備工作也設在這裡進行，齊如山還經常帶著女兒、兒子一起來幫忙。他們具體的任務，是負責準備帶往美國贈送給友人的各種精緻小巧的禮品。其中有幾百張梅親自畫的花卉扇面，再配上竹、木扇骨子；洗、印幾千張梅的戲裝照；繡有梅蘭芳名字各種絹繡；還有許多筆盒、墨盒。墨盒上都刻有梅蘭芳的名字或古裝婦女圖像，孟小冬也反串拍了《游龍戲鳳》的李鳳姐和《黛玉葬花》的林黛玉等，作為墨盒上的圖案。

這段時期孟小冬有時也跟著忙上忙下，但對外演出還是一律停止。齊如山兒子齊香曾在一篇題為〈我的父親齊如山〉的文章裡有這樣一段記述：

一九三二年（應為一九二九年。）我父親一直為梅劇團到美國演出而從事繁忙的準備工作。……記得我姐姐齊長也用心地描繪

臉譜。準備到美國送人的禮物種類很多，梅先生自己畫了很多扇面，我姐姐也畫了些，以備萬一不夠分配臨時使用。還有小巧的工藝品，如墨盒、硯台等。墨盒上都刻有圖像，給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孟小冬扮的古裝像。她本是演老生的，這幅畫面卻是扮的古裝婦女，十分漂亮。平時我見她並不過分打扮，衣服式樣平常，顏色素雅，身材窈窕，態度莊重。有時她低頭看書畫，別人招呼她，她一抬頭，兩隻眼睛光彩照人。那時她不過二十來歲，我也就十幾歲。六十年過去了，她那天生麗質和奕奕神采，猶在目前。（香港《大成》雜誌，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百七十七期）

梅蘭芳訪美前的準備工作，仍緊張地進行著。這年（一九二九）夏天，不知為了什麼事情，梅孟之間又鬧了意見，而且還吵了一架。孟小冬還是老辦法，氣得跑回了娘家。不過這一次「絕招」並未能奏效，梅蘭芳非但沒有馬上再來「孟家莊」接她，還帶著福氏夫人前往避暑勝地——北戴河遊玩去了。他們在那裡又是下海游泳，又是騎驢遊山，好不快活。

梅福在公開娛樂場合露面的消息，不脛而走。京、津不少報紙均及時作了報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七日天津《北洋畫報》登了一篇署名「二郎」寄自戴河的〈戴河瑣語〉：

台上的梅蘭芳是人人看得見的，下裝的梅蘭芳是人人想一看的，穿著海水浴背心，曲線美畢呈的梅蘭芳，更是人所得見而極希望見的。當梅氏與其夫人到北戴河作海水浴的時候，海濱居民旅客，空巷往觀，真有福。……

同時，還附有福芝芳大幅穿著背心「出浴」的情影，以及許多梅、福二人的泳裝、騎驢等照片。

孟小冬在瀏覽了這些報導和照片後，胸中一時難以平靜，好像翻了醬醋罈，加之女人與生俱來的妒心，使她無法接受這一事

實，她第一次嘗到了做「妾」（儘管她自己並不承認是「妾」）的滋味。孟小冬已清楚地意識到，她在蘭芳的心目中，遠不及那邊的女人，一向高傲自信的小冬，面對如此棘手而可怕的問題，一籌莫展，常為此產生苦惱，鬱鬱不樂。

其實梅蘭芳又何嘗不苦惱，這次和孟小冬發生口角的起因，是策劃落實即將赴美演出的人員名單，當然福、孟都希望榜上有名。這次組團原則是精兵簡政，節約開支，總人數控制在二十人左右。因此不少人還要身兼數職，如琴師徐蘭沅要在《打漁殺家》中串演大教師、化妝師也要兼跑龍套等。梅劇團的當家老生王鳳卿因年事已高，家眷提出同行照顧生活，未被採納，老生改用二路王少亭。琴師（二胡）王少卿是鳳卿之子，鳳二爺既不能行，亦不允兒子隨往。這是一大遺憾，梅腔缺少二胡，未免減色。小生薑六爺（妙香）亦因年高，既不允攜眷，其夫人也就拉了後腿，故該次赴美，獨缺小生一行。

當然，梅蘭芳如果提出帶位夫人同行，別人也不好阻攔，一九一九年第一次訪日演出時，王明華夫人隨梅同行，已有先例。不過王並非閒員，除擔任服裝管理外，還兼照料梅氏生活。而這次梅原擬偕福同行，理由是本年初孟已隨團去過香港，這也是福力爭的理由。而孟小冬亦堅請同往，理由是福已身懷六甲，去美時間較長，不便遠行。梅覺得孟小冬所言有點道理，便對福加以勸阻，福亦自知懷孕遠涉重洋，不成體統，亦難免他人議論，思考再三，乃請日醫為之效力，服藥墮胎，以遂隨行之志，而塞他人之口。墮胎雖很成功，而梅之戚友，因鳳二爺、姜六爺可謂梅之左右臂，已因攜眷之故而不快，故仍以隨行不便向梅進言，梅亦覺獨攜福往，對孟小冬也無法交代，遂打消攜眷計劃。即福不去，也不答應孟去，以示一碗水端平。而孟小冬還心有不甘，撒嬌使性，免不了口角鬥氣，弄得梅苦不堪言。孟既一氣回了娘家，梅索性攜福同往北戴河了。

經過艱苦籌備達六七年之久的赴美訪問演出，終於成行。一九二九年十月正式對外發佈消息。十二月下旬起程離開北平乘火車先至上海，北平車站萬眾歡送，福夫人隨同送行至滬，而孟小冬在北平寓所門前與梅留影送別。梅一行二十餘人在滬逗留半月有餘，赴美之行，差點泡湯。梅蘭芳最後還是下了決心，按原計劃從上海乘英國「加拿大皇后號」輪船，途經日本、加拿大，至次年二月八日抵達美國紐約。至六月下旬演出結束。在美共演出七十二場，場場客滿，訪問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梅還獲得南加州大學和洛杉磯波摩那學院授予的「文學博士」學位。七月初自美起程回國，七月十八日乘日輪先抵上海，滬上各界人士五百餘人前往碼頭熱烈歡迎，有戲界周信芳、林樹森；詩人徐志摩；各人李石曾、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錢新之等。梅劇團同仁，因離家日久，一個個歸心似箭，先期北上與家人團聚。梅及秘書李斐叔、二旦兼管事姚玉芙三人在滬小住數日，與滬上各界朋友歡敘晤面，以答謝他們對自己的支持與幫助。八月二日乘「通州」輪船離上海；八月五日下午三時船抵天津太古碼頭，前往歡迎者頗多，北平梨園公會派代表譚小培、姜妙香、閻嵐秋（九陣風）、趙硯奎（尚小雲琴師）等人專程赴津歡迎。孟小冬舅父張桂芬亦趕來迎接，奔走甚勤，購買各式點心請客。

梅下船後即獲悉其母（即大伯梅雨田夫人、蘭芳祖母）於八月四日逝世噩耗，不勝悲感，乃由齊如山代作簡單答謝報告，梅在《天津商報》記者葉畏夏（即朝歌齋主）宅稍事休息，當晚乘火車急返北平。是時，福夫人又懷六甲（即葆玥），未能遠迎，原預定自美歸來時，可先至日本相迎，在東京遊覽數日，然後比翼同歸。所以當時福只送抵上海，即返北平靜候佳音。未料梅歸來時，福懷胎已逾六月，日本之行亦付諸東流，只得靜待梅歸。

(四) 戴孝風波

梅蘭芳訪美演出勝利歸來，津平兩地原已做好舉行盛大集會熱烈歡迎的準備，不料抵津之時，梅伯母逝世噩耗亦到。梅本兼祧大伯雨田一房（即兩房合一子），雨田逝後，梅把伯母當作生母（梅四歲喪父，十五歲喪母，即由伯父教養）奉養，而伯母在世時，對梅亦鍾憐備至。梅返平後，即設靈堂，高搭席棚，延請高僧唸經，隆重治喪。這三天以來，前往無量大人胡同梅宅弔喪的人群絡繹不絕，梅門弟子及至親好友程硯秋、王蕙芳、李斐叔、姚玉芙、魏蓮芳、徐蘭沅、茹富蘭、韓世昌、齊如山等人，皆穿白衣孝袍。梅劇團全體人員均赴梅宅弔唁，並在後花園中合影。尚小雲身穿深褐色長衫，形容甚是悲哀；梅家姑爺即雨田女婿、名旦徐碧雲偕夫人與新娶妾，於黃昏後始到；坤旦新麗秋到後，一拜即去。

這天下午三時許，孟小冬得信後剪了短髮，頭插白花，亦來到梅宅欲為婆母披麻戴孝，參加喪禮。才剛跨入大門，卻被三四個下人攔阻：「請孟大小姐留步！」孟小冬說明是來為婆婆奔喪弔孝的，何以阻攔？傭人說：「這是夫人吩咐下來的，大小姐請回去吧！」孟小冬吃了閉門羹，當然不甘心。她要求傭人請梅蘭芳出來說話。傭人說：「梅大爺連日哀傷過度，身體不適，現正休息。」孟小冬聽了非常生氣，哪裡管得許多，大聲喊叫：「既然蘭芳身體不適，我更要進去看看！」說著便要往裡衝。

此時剛好楊寶忠、王少樓、王少卿、王幼卿諸人亦來到梅宅弔喪，他們是剛參加了陳德霖老夫子的喪禮後，折回梅宅的。見門內圍著許多人，堵塞通道，開始不知原因，楊寶忠認識孟小冬，還教過她戲，便急忙上前勸解，說：「等等，我去請梅大爺！」不多時，只見梅蘭芳在齊如山的陪同下，慌忙走了出來。他一見孟小冬，面有難色地說：「小冬，你就先回去吧！三兩天我就過來，這裡

就不用著你操心了。」孟小冬氣憤地說：「這叫什麼話？就是一般親友，為老夫人磕個頭，也是應該的，你到底把我看作什麼人？」梅蘭芳一時語塞，孟小冬又對梅身邊的齊如山說：「齊先生！當初不是你說過『兩頭大』嗎？」齊如山「這……」也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來。楊寶忠也看出個究竟來了，他把梅蘭芳拉到一旁，說：「要不我進去跟二奶奶求個情，就讓小冬磕個頭吧！」梅蘭芳說：「你等等，我去！」福夫人懷胎已快足月，身戴重孝，坐在靈堂恭迎前來弔喪的客人。

梅蘭芳進來說：「你已勞累一天了，要不回房歇著。」福回話說：「我還行，不累！你去忙你的，甯管我。」梅只得說：「不看僧面看佛面。小冬已經來了，我看就讓她磕個頭算了！」福站了起來，厲聲說：「這個門，她就是不能進！否則，我拿兩個孩子、肚裡還有一個，就和她拼了！」梅蘭芳甚窘，處於兩難境地，他見福氏有孕在身，不想再生意外，也就不再多說，又忽然想起，孟小冬的舅父（藝名小桂芬）就在府內協助操辦喪事，便趕緊讓人請來解圍。在舅父的好言勸慰下，琴師王少卿亦過來賠笑解勸，孟小冬萬般無奈，這才淚汪汪哭出了梅宅大門，發瘋似地一口氣奔回了娘家。

說來可悲！孟小冬嫁梅已有三年，未入梅宅一步，院內假山，花園畫廊，以及綴玉軒書房是個什麼樣子，連瞧都未能瞧過一眼。這次倒是個大好機會，不想還是希望落空。讓孟小冬感到落空的更有所謂「名定兼祧」、「兩頭大」這些精神支柱徹底坍塌，看來也只能畫餅充飢了。如今是妻是妾，名位未明，又在大庭廣眾之下，受人嘲笑，往後哪裡還有臉見人？真彷彿是從情場交鋒中敗下陣來一般，回到娘家，倒頭便睡，就此一病不起。

孟小冬因穿孝問題與梅蘭芳發生爭執，覺得自尊心受到傷害，心中甚是憤恨，終日悶悶不樂，茶飯不思。與其宅一牆之隔的鄰居

朗貝勒，是旗人滿清皇戚貴族，彼此兩家，交往甚厚。其妻大福晉認孟小冬為義女，這回聽說孟小冬生病，帶著兩個女兒（大格格、二格格）一起過來探望。見孟小冬面色蒼白，甚是憔悴，格外心疼，便說服孟小冬暫去天津就醫，中藥調理。她的一個詹姓妹夫住天津英租界，也是旗籍皇戚，居屋十分寬敞，寄寓不成問題。孟小冬母親亦表示同意，讓女兒暫時換個環境，出去散散心，總比悶在家中好。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孟小冬到了天津，寄寓皇戚詹姓家中，延請中醫調治。詹家女主人篤愛信佛，府中設有佛龕，每日在供奉觀音菩薩神像的小屋裡，拈香點燭，手捻佛珠，口誦「阿彌陀佛」。這對孟小冬影響極大，她和蘭芳的婚姻，一次次受到刺激，已感身心疲憊，認為自己前世做了壞事，這才得到報應。為了擺脫煩惱，不再去和福二爭寵鬥氣，她決心跳出這場不和諧的、難以忍受的「情愛」是非之地，整天不出大門，跟著女主人早晚焚起一爐香，口裡喃喃念著她所會的簡單經典，世念淡泊，無憂無慮，靜靜地消磨每天的光陰。她認為也許這樣才能使自己得到解脫，靈魂也能有所寄託。從此，孟小冬的消息便沉寂了，很少人知道她的近況。

八月十二日梅蘭芳將桃母靈柩安葬南泡河梅氏先塋以後，不顧連日勞累，即趨車至東四三條孟宅，來看孟小冬，不想撲了個空。這時孟小冬父親孟五爺因久患中風，近來病勢趨重，躺在床上，梅蘭芳就便病榻問候。五爺也是武行出身，性情急躁，見梅蘭芳重孝在身，來到床前，認為對自己的病體不吉利，又聽孟小冬回來訴說奔喪受辱，認為梅蘭芳無義，便氣不打一處來，劈頭蓋臉一頓數落：「你現在更紅了，美國也去過了！望你不要得意忘形，我們冬兒嫁給你，哪點配不上你？三番五次欺人太甚！往後冬兒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這條老命就和你拼了！」說著將梅蘭芳送來孝敬老人的大包果品，向房門口地上扔去！梅蘭芳見狀，失

聲痛哭，感到滿心委屈，便說：「五爺，您誤會啦！我是真心愛著小冬的。不會有什麼事，望您老保重！」孟小冬三弟學科及弟媳等都上前勸慰，並請姐夫早點離去。學科見姐夫哭得傷心，有些不忍，在梅蘭芳出門上車前，便告訴他姐姐因病去了天津就醫，地址不詳。

這段時期的梅蘭芳，一方面在美國獲得博士頭銜，另一方面，歸國以後，核算賬目，雖演劇售票所得可達七十萬元，而開支總額竟高達八十餘萬元；還有一說是收入六十二萬，支出七十萬。不管哪種說法正確，總之，這次非但沒有賺到錢，反而虧了近十萬元。據說是由於會計工作上的失誤造成的。這近十萬元，不是現在的人民幣，也不是美元。如果按當時兩元可以買一袋四十市斤麵粉折算，那麼十萬元折合現在的人民幣大約就是二百萬。如若按當時一般小學教員或店員月薪六元計算，不管怎麼說，今天至少已翻了一百倍，那數字更嚇壞人了。這對一個藝人來說，儘管是梅大師，也不是個小數目，雖然不至於一下子破產，但又能有多少積蓄夠賠呢？因而梅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加上孟小冬又因戴孝風波，竟不辭而別去了天津，真讓梅大師百感交集，疲憊不堪。

俗話說「小別勝新婚」，本來梅蘭芳以為通過這次與孟小冬短暫的分別，重聚時會別有一番生活情趣，重溫昔日的溫馨。他會向孟小冬介紹在美國的各種有趣的見聞，並可以借此消除以往一些不愉快的煩惱瑣事。萬萬沒想到，事情反而會變得越來越糟。偌大的天津衛，叫我到哪裡去尋？況且服喪期間，重孝在身，也不便遠行。於是他給《天津商報》記者葉畏夏寫了封信，托他打聽小冬在津的下落。

兩個月後，即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天津名人朱作舟等發起，舉辦為遼寧水災急賑募款義演。梅蘭芳、楊小樓、尚小雲、孟小冬、小翠花、譚富英等均在被邀之列。孟小冬與南來拜王瑤卿為師的

著名坤旦華慧麟在明星戲院合演全本《探母回令》，上座極佳。所有演出場面川資，一切均由孟小冬自負。葉畏夏也是生行票友，極富文藝天才，與孟小冬本來就熟，憑他新聞記者的職業洞察力，很快就找到了孟小冬在津所住的地方。起先孟小冬心灰意冷，看破紅塵一心念佛，任憑葉君遊說，誓不與梅蘭芳相見，更未採納葉的主張，與梅合演《探母回令》。葉原想借同台合演《探母》，從中調解，使孟梅重歸於好，因孟小冬堅決不允而改和華伶合作。又因賑災義演，慈善之舉，孟小冬無法推托，接著又和尚小雲合演了一場《四郎探母》，但她就是不答應再與梅蘭芳公開同台舊調重彈。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當孟梅感情處在幾乎破裂的時候，孟小冬母親因不放心女兒在津吃齋念佛，專程到津探望。葉畏夏抓住這一大好時機，硬是說服老太太做孟小冬的工作，並將老夫人接到梅蘭芳下榻的英中街利順德飯店，精心安排讓梅氏向孟母叩拜求援。老太太平時吃齋念佛，也是菩薩心腸，本來就非常喜歡這位溫厚柔順、和藹可親、人稱「梅大爺」的女婿，現在見他又如此百般哀求，並保證往後決不再讓孟小冬受氣，也就滿口答應。

在慈母的開導與朋友的解勸下，孟小冬終於破涕為笑，一場風波，始告平靜，並於十二月十六日在天津法租界馬家口的春和大戲院又演完一齣義務戲《捉放旅店》（程君謀為之操琴）以後，隨梅蘭芳和母親返回北平。不過梅孟這次表面上的和解，並未能達到真正相互諒解，而只不過變成了相互忍耐。在孟小冬的心目中，梅蘭芳雖然從美國捧回來兩個大學授予的博士學位頭銜，也無法喚起自己當初對他那般的崇拜與熱愛。也許是孟小冬所受到的創傷過重，一時難以癒合，又或者因為是孟小冬自幼傲比冰霜，又走紅得太早，個性難免倔強。接下來，他們又維持了大約半年之久「貌合神離」的夫妻關係。

(五)勞燕分飛

法國有位小說家認為：「女人與具有陽剛之美的男性結合，較易幸福；男人則與溫柔的女性結合，易得圓滿。女人若是對和她一起生活的男人的氣力和勇氣不表讚美，而能感覺真正幸福的，似乎還沒聽說過；男人若是和所謂『女中丈夫』結合，而能獲得最高幸福的，也是前所未見。」

京劇程派表演藝術家趙榮琛先生在他的《翰林之後寄梨園》一書中說：「兩個好角兒，在藝術上可以十分相配，相得益彰，但不一定能組合成一個完美的家庭；全是角兒，誰又能屈尊？久之必生風波。」

事實上有消息說，孟小冬自從和梅從天津返平後，梅即為福夫人分娩而忙碌；次年二月初忙於迎接美國著名影星范朋克來華訪問；後又與余叔岩、齊如山、張伯駒等籌辦國劇學會，花了很大精力。這時全國觀眾評選四大名旦的結果正式公佈，梅總分位居第一，各種採訪演說，更是應接不暇。接著就第三次組團南下，赴香港演出。

梅孟真正分手的時間，當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是在六月五日梅蘭芳第三次率團赴香港演出結束折回上海，參加了六月九至十一日三天杜月笙祠堂落成典禮返抵北平以後。其時又有一件使孟小冬心寒而難以忍受的事情出現了。她冷靜地告誡自己：「是到了拋棄最後幻想的時候了，用她後來的話說，就是「腳底下抹油，滑了」！不過這一次孟小冬沒有馬上跑回娘家，也沒有不告而別再去天津茹齋念佛，而是在一天晚上，孟約梅作了一次開誠佈公的談話：

孟：蘭芳，請你坐下，我想和你好好談談。

梅：喲，這麼晚了，你還換衣服幹什麼？

孟：時候還不算晚。蘭芳，坐下，咱們有好些話要談一談。

梅：小冬，這幾天你為什麼老是愁眉不展的，難道還有什麼心事不成？

孟：蘭芳，你不要開玩笑了！我要和你談正經事。

梅：正經事！把我嚇了一大跳。真不知道你要談什麼。

孟：我已決定，從今天起，我要離開你！

梅：你說什麼？你又要去天津？

孟：別打岔，你聽我說下去。蘭芳，我已決定，和你脫離家庭關係。

梅：（跳起來）你瘋了！這是從何說起？

孟：說來話長。反正現在報上都已公開說我是你的「妾」。我聽人說，「妾」在法律上無配偶地位，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因此我們也就不需要辦理什麼手續了。

梅：那都是別人說的。你何必非要計較這些呢？

孟：別人這麼說的，你們也是這樣做的。上次在你家門口，你只是一聲不吭無奈地望著我；齊（如山）先生也含含糊糊不表態，面對我的無助，他居然無動於衷。我連你家大門都讓人堵住進不去，這讓我還怎麼有臉見人？

梅：你雖然未進梅家門，但總已是梅家人了嘛！

孟：真是笑話！梅家人卻進不了梅家門，那還談什麼梅家人。

梅：難道你不知道，我是真心愛著你的。

孟：你不能一面愛一個人，一面又讓她受氣。

梅：你這話怎麼講？

孟：那就很難講了。我聽人說，你這次從上海回來，又……

梅：又聽別人胡說了。

孟：其實我早把耳朵堵上了。耳不聽心不煩！

梅：你又聽說什麼了？

孟：為了你的「終身幸福」，你的那些智囊團早已不知商量過多少回了。

梅：商量了什麼？

孟：馮六爺不是已經替你作出了最後選擇。他的話你從來說一不二，還裝什麼糊塗。

這裡孟小冬所說的是，梅黨中幾位中堅人士和親友，曾為梅的家庭糾紛，多次集會商討抉擇，想要幫助梅在「福、孟」之間作一決斷。在眾說紛紜難以肯定的情況下，梅黨中魁首馮耿光就像拍賣行裡的拍賣師一樣，舉起他手中的木錘，最後「一錘定音」。他要梅捨孟而留福，所持理由很簡單，三言兩語，力排眾議。他分析孟和福的性格說：「孟小冬為人心高氣傲，她需要『人服侍』，

而福芝芳則隨和大方，她可以『服侍人』，以『人服侍』與『服侍人』相比，為梅郎一生幸福計，就不妨捨孟而留福。」他這個說法，把那些擁孟論者列舉的冬皇優點，什麼梨園世家、前程似錦、珠聯璧合、伶界佳話等等，全都壓了下去，在座的每一個人都不敢再贅一詞。（大震樓主：台灣《藝海雜誌》第七十頁）

梅：這次我就沒有聽他的嘛。齊先生也是支持你的。

孟：這我知道。其實馮六爺是對的。他保住了你一個完整的家，正房的太太和眾多的孩子。

梅：我是捨不得離開你的。

孟：那是遲早的事，過兩年，我人老珠黃，還是逃脫不了被拋棄的悲慘下場。所以我不能再跟你生活下去。現在我馬上就走。

梅：那不是太痛苦了嗎？

孟：我們在一起不也是很痛苦嗎？與其痛苦地相聚，不如索性分離。

梅：我們能不能冷靜下來再想一想？何必這麼急著要走？

孟：我畢竟比人家遲來了一步。長痛不如短痛，與其這麼不死不活地拖著，還不如快刀斬亂麻！

梅：我還是希望你冷靜一下，人生就像棋子，是不能走錯一點點的。

孟：我就是一步走錯，滿盤皆輸的。

梅：你不能再走錯了。我不讓你走！你不許走！

孟：你不許我走也沒用（走進裡屋，取出一個小提包）。我只帶自己幾件換身衣服。你的東西我一件也不要，現在不要，以後也不要。

梅：我知道我碎了你的心，我內心的感覺也是可以想見的。請原諒我所給你的創痛，我也非常難過。小冬，現在已經很晚了，外面正在下著雨。你別走了。

孟：一點雨不要緊。我不能在這樣傷心斷腸的地方再待下去了。

梅：難道咱們就不能像哥哥妹妹那麼過日子？

孟：你知道那種日子長不了。蘭芳，再見！

梅：等等！我去拿些錢來。你這樣就要走，叫我怎麼能放心？

孟：請你放心。我不要你的錢。我今後要麼不唱戲，再唱戲不會比你差；今後要麼不嫁人，再嫁人也絕不會比你差！

梅：（苦笑）那好，那就好！

至此，梅孟前後四年有餘的支離破碎的婚姻，終於走到了盡頭，畫上了失敗的句號。勞燕分飛，各奔東西，這次事件標誌著梅蘭芳和孟小冬兩人的最後分手。

綜上可知，梅孟此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內因都起作用，不應看作偶然現象。

近來在國內出版的一些書報刊物上，常能看到有關梅孟結合愛恨情仇的一些內容文字，其中對梅孟最後分手原因的說法，往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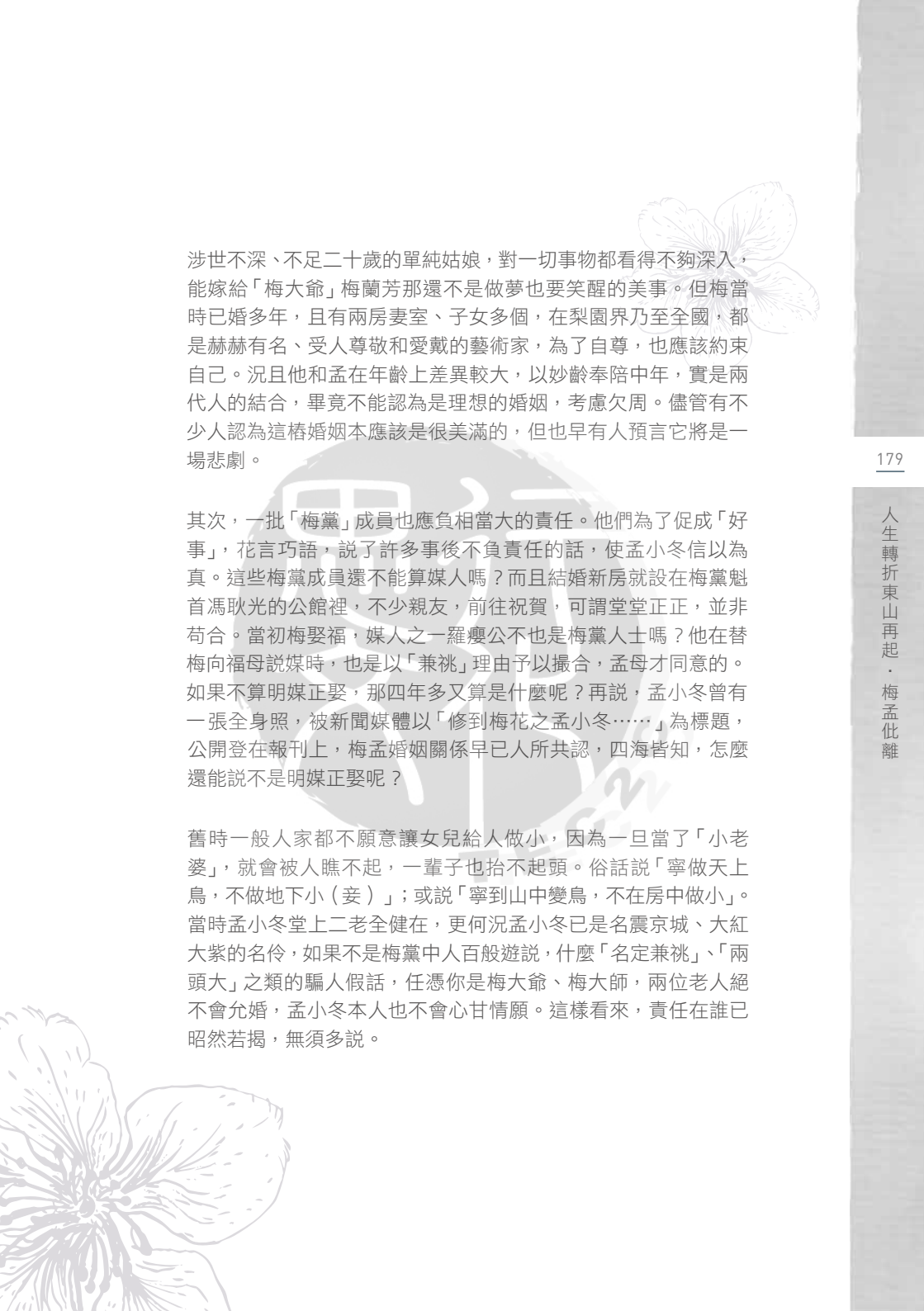
失偏頗。比如有位作者「義正詞嚴」地說：「……梅孟分手的直接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梅蘭芳聽說在他訪美期間，孟小冬身邊另有感情介入。梅蘭芳對孟小冬並未明媒正娶，孟小冬對梅蘭芳也就不負有婚姻意義上的責任，這段感情遂告終結。」

這個結論似乎說，責任完全在孟方，那是因為「孟小冬身邊另有感情介入」造成的。事實上，直到最後也沒有人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孟小冬已另外有了「外遇」。而筆者從香港孟門弟子口中所聽到的說法，情況又不一樣。這種說法認為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傳到了孟小冬耳裡，使得孟小冬如同「冷水澆頭懷抱冰」。但當年孟小冬為了息事寧人，委曲求全，離婚或說分手，對他們來說，都已非常痛苦不幸，孟小冬希望雙方能平靜地分手，她對梅並未惡言相對。真正分手的原因應是有許多難以協調的矛盾，導致雙方無法挽回感情上的破裂。

其實，梅孟結合四年多的是是非非，即使在當年，也很有爭議。余叔岩的女兒余慧清在一篇〈憶父親余叔岩〉的文章中說：「在梅蘭芳身邊的『捧梅集團』中，又因梅的兩個妾的關係而分成『捧福（芝芳）派』和『捧孟（小冬）派』。梅的原配王氏夫人在世時，孟小冬同她比較合得來；王氏夫人故世後，在『捧福派』和『捧孟派』的較量中，前者佔了上風，孟小冬不甘繼續為妾，遂離婚出走。當時的『捧福派』有馮耿光、齊如山等。由於父親當時尚未收孟為徒，但她已私淑余派，其天賦很為我父親所看重，因此在梅周圍的兩派爭鬥時，父親就偏向於『捧孟派』。」（翁思再編：《余叔岩研究》第一百二十三頁）

梅孟此離，恐怕沒有贏家，其實是兩敗俱傷。當年還有不少梅孟戲迷為之一掬同情之淚。如果一定要追究責任的話，無庸諱言，不管從哪方面說，恐怕梅大師都應該負主要責任。就孟小冬來說，當初她與梅結合，是崇拜多於愛情，是出於對梅大師的景仰，她決定與梅結合時，自己是作出一定犧牲的。其時她畢竟還是個





涉世不深、不足二十歲的單純姑娘，對一切事物都看得不夠深入，能嫁給「梅大爺」梅蘭芳那還不是做夢也要笑醒的美事。但梅當時已婚多年，且有兩房妻室、子女多個，在梨園界乃至全國，都是赫赫有名、受人尊敬和愛戴的藝術家，為了自尊，也應該約束自己。況且他和孟在年齡上差異較大，以妙齡奉陪中年，實是兩代人的結合，畢竟不能認為是理想的婚姻，考慮欠周。儘管有不少人認為這樁婚姻本應該是很美滿的，但也早有人預言它將是一場悲劇。

其次，一批「梅黨」成員也應負相當大的責任。他們為了促成「好事」，花言巧語，說了許多事後不負責任的話，使孟小冬信以為真。這些梅黨成員還不能算媒人嗎？而且結婚新房就設在梅黨魁首馮耿光的公館裡，不少親友，前往祝賀，可謂堂堂正正，並非苟合。當初梅娶福，媒人之一羅瘦公不也是梅黨人士嗎？他在替梅向福母說媒時，也是以「兼祧」理由予以撮合，孟母才同意的。如果不算明媒正娶，那四年多又算是什麼呢？再說，孟小冬曾有一張全身照，被新聞媒體以「修到梅花之孟小冬……」為標題，公開登在報刊上，梅孟婚姻關係早已人所共認，四海皆知，怎麼還能說不是明媒正娶呢？

舊時一般人家都不願意讓女兒給人做小，因為一旦當了「小老婆」，就會被人瞧不起，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俗話說「寧做天上鳥，不做地下小（妾）」；或說「寧到山中變鳥，不在房中做小」。當時孟小冬堂上二老全健在，更何況孟小冬已是名震京城、大紅大紫的名伶，如果不是梅黨中人百般遊說，什麼「名定兼祧」、「兩頭大」之類的騙人假話，任憑你是梅大爺、梅大師，兩位老人絕不會允婚，孟小冬本人也不會心甘情願。這樣看來，責任在誰已昭然若揭，無須多說。